

陈家桥著

南京爱情

长篇小说

*Nanjing
Aiqing*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陈家桥 著

南京爱情



Nanjing *Aiqing*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京爱情/陈家桥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1.9

ISBN 7-5313-2359-1

I. 南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3435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

开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184 千字 印张: 8 插页: 2

印数: 1—6 000 册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朱洪海

责任校对: 李守勤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2359-1/I·2062 定价: 13.00 元



内 容 简 介

《南京爱情》讲述了青年唐安与小敏、小芳等五个女孩的恋爱经历，这是一个立体交叉式的九十年代的爱情故事。作品生动地叙述了唐安的爱情纠葛，提示了爱情中的矛盾和困惑。而更为深入的是，作品通过唐安被认作一条狗的经历，全面揭示了九十年代人类在情爱和欲望膨胀中的精神危机。

责任编辑 朱洪海
封面设计 耿志远

第一章

1

南京的春夜，空气中弥漫着芳香，这芳香不仅出自花草树木，还来自流水和人，来自那些爱欲中的男女，哀伤中的男女。唐安喜欢品味这种芳香，却不知道这芳香是这城市的精髓之一，是南京最神秘的欲望的传统。

学院图书馆正面的那块草坪在1号楼那巨大的玻璃门敞开之后，就很少有人敢在黑暗时坐进去。十几棵粗大的梧桐树围出一块阴郁的空地，倘若在白天，只有那几个爱踢小场足球的广东学生拎着收录机进去。1990年3月，21日或者22日，晚上，D座阶梯教室的灯在九点十五分就提前灭了，唐安原想在教室里和晴聊天的计划也就被迫改变了。

他们都捧着书，缓缓地下了楼，来到学院进大门之后的那条主道上。

现在去B楼的教室还早一些。他们便各自去了宿舍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也就是十点钟，他们又准时出现在4号楼与5号楼之间的篮球场上。

学院的位置离长江只有几百米，春夜的江风伴着花香吹在篮球场边的通道上。他现在已记不得她当时讲了什么，他理解她的心情。在宿舍灯没有关掉之前，篮球场是人数最多

的散步的地方，他们看见几对恋爱中的同学，但并没有招呼他们。在唐安看来，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的裙子的女生们，每个人都像一团火，或者一小片树叶，她们飘荡着，离他又远又陌生。只有一个特殊的亲密的接近身体的女人才算是个女人，这人就是晴。

树叶在晚风中发出簌簌的响动。偶尔会落下刚刚长出还泛着淡黄色的叶子。更多的人往宿舍里走，所有的公共卫生间里都传出洗漱时的喧哗声。

看到D座的灯突然熄灭之后，他没有带她回宿舍。如果说以前他还不能确定他们的关系的话，那么今晚把她领往图书馆前边的草坪，就表示他想确定一下他们之间的感情。她温顺地跟在他后边，向那个指定的方向走去。

当他们站在1号楼边的草坪进口时，他止住了脚步。1号楼是整个学院建得最早的一栋楼，那一扇扇阴郁的玻璃窗在夜晚渗出暧昧的气氛。他征求她的意见，而她没有表态，他认为他要怎样都行。假如现在回到各自宿舍的床上，那是非常不明智的。

他可以完成一切。他斜视看她的身体，看见她紧紧捂在胸口的书本。她在看《畜牧经济学》。树叶在风中响动着，那凹陷的草地映着从墙那边射过来的光。

1990年3月21日，他们绕过了草地，温热的草褥子也就在黑暗中孤寂地敞着，那些细小的欲望般的水汇聚在草根纠集的地皮上，凝着。

2

十一点还不到，他们绕过小草地之后，就顺着图书馆边

的岔道走进 A、B、C、D 四座分体楼之间的一个落空的天井式的平台。从那儿看天空，天就成为四方形的了。教室陆续熄灯，他们来到 D 楼底部那个空着的回廊里。回廊在下雨的时候，经常成为学生避雨的地方，现在停放着一辆深黄色的老式吉普车。

唐安无意地试试门，打开了，他把晴带了进去，两个人都坐在后边的座位上。她把书放到靠椅背后的帆布台子上，脸斜着。

他们说了很多话。

他没有了目的，这个小小的车子里的单独的空间反而让他失去了主动性。也许他想到了许多，但始终不能按设想的那样去采取更激烈的行动。他久久地拥抱着她。由于她极度的温柔和投入，他就只能停留在这个动作上，轻微的对话，细小的动作以及偶尔的肩膀的移动都使她倍感幸福。车顶棚，再往上，就是石头的墙顶，再往上是上政教课的 B 楼 302 教室。学校的保安闪着电筒，从那条岔道前绕过，没有在意车子上的人。他也完全忽视了时间的流逝。他们紧紧地依偎着，那种一直揣测的神秘性顿时隐匿起来，身体如一团温热的火全部消融在他的肋旁。搂着，已足够了。他的手绕过后背，轻轻地触在她腹部稍上的地方。

唐安的手从胸罩下缘向上用力，晴的胸罩有些软，这使手与她胸部的联系立即变得实质了。他觉得自己有没有经验是无所谓的，因为看起来是他在主动触摸，而事实上，晴却在引导着他。她会向他贴得更紧，并微微地调整姿势。她透过来的信息有两个，一个是肯定她已经被别人摸过，另一个便是她同样渴望他的触摸，并且要他整个地握住，揉动它。

车内空气温馨而甜蜜。她的呼吸始终是均匀的，并没出

现那种上气不接下气的紧张。她的胸部使他平静，使他把自己拨到了一个胸有成竹的男人的位置上，他不仅不怕她，而且想到了她已经交给他了。他对自己的欲望和本领反倒有些轻视，似乎自己跟她一样，都是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了。

他头脑很清醒，一边灵敏地跟她说学院里的事情，一边缓慢地自然地移动她的手。

晴说，现在城里有中巴车了。

五毛一张票，他说。

他俩都没有戴手表。晴沉浸在亲密的气氛中，她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纯真。仰着脸，身体向下滑了些，他侧着，肘子支着，脸很近。触着她的唇。凌晨的校园静得怕人。那些在草上生成的露珠震颤着。他彻底被动了，不是受到对方的抑制，而是由于他自己在纯情中的消沉。晴穿着紫色的上衣，九〇年的南京女孩都只穿细腿的黑裤子，唐安一直以为那样的她倒像一个隐藏的精灵。

我们会在一起的，晴说。

他说，我们会的。这样的话，对十九岁的唐安来说，说起来相当容易。

3

四月中旬，大厂镇成为系里安排实习的去向之一，要么就去常熟市。大部分学生自然不想去远。唐安去大厂镇实习三天。和他一起去的同学中有他的三个好朋友。晴得知他要 go 大厂镇的消息时，显得有点得意，大约是想独自呆上几天，也许他回来时，她会有些变化。她很在意自己的发式、衣服、鞋子，有时也在意自己的论文什么的。

大厂镇在江北，要坐大巴车开过南京长江大桥，飞一样地冲过去。头脑里全是绿树成阴的样子，唐安去过大厂镇，觉得大厂很美。

想到爱情的幸福，他不禁有些畏惧，难道她就是全部？这个问题立即复杂了，他不能去想。

江水在桥下流逝。江岸两边的芦苇在堤下涌动。他在车子上看不到这些。驶过开发区，路边有成片的空地，某些高校的新区就选在那儿。

在大厂镇的面粉厂。十二点的时候，唐安和陈超峰、李刚他们围在面粉车间那肥大的粉筒边。

在另一头，有一个出面粉的筒口。面粉白得耀眼，细腻，扯动，向外流，又仿佛是从机器里吐出来的。

厂办的人在介绍，这是从意大利进口的设备，去麸率极高，人称精粉。特别地白，纤维素会少点，但能去除大量的黄曲霉素，粉质好。

想她了？李刚问他。

他不仅想到了晴，还有其他女子。所有的女子加在一块儿就是一排一排的脊背，洁白，光滑。

三天来，他昏沉沉的。面粉使他神情涣散。坍塌的面粉，在从滚筒中坠入组装车间的接口之前，堆成危险的尖锥形，又突然倒掉，向那个接口处旋转的空洞挤去。

面粉厂的面粉容易使唐安畏惧那坍塌中的白色。这原本纯洁的白色包含着健康的活力，现在却因为唐安那挥之不去的对晴的抚摸印象而布满了危机。他或许要如吻她的舌头一样，把自己给细碎地塞到某个地方了。这是他长久的渴望，却在真实地面临晴的身体时，遇到了极大的迷惑。欲望一旦充盈到女人的身体中，便如这白色一样，幻灭成一片坍塌的

场景。尽管这样，欲望还是要去，还是要向着身体去。

回来之后，他没有直接去找晴。李刚让他陪着一起去见八中的几个小女生。其中一个穿着蓝色的牛仔服。

牛仔服敞着，他一直记得，里边是一件有刺绣纹面的花T恤，底调是蓝青色。这个女生只读高一，有一米六四的个子，腿很长。他原以为她是李刚的小小的朋友。认为自己年龄比她大得太多了，况且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女朋友。她却主动靠他很近。

他头脑里全是那些白东西。

4

对穿蓝色牛仔衣的高一女生，唐安喜欢里边那贴在她身上的蓝青色。李刚在山西路就带着另外四个人下了车，便剩下蓝色女生单独和他坐在中巴车里了。在第六站，鼓楼公园西侧，下了车。他看得见竖起来的栏杆。从这个地方刚好能够看到公园里的假山。

唐安回来已经两天，今天是礼拜六，还是没有见到晴。如果去她宿舍也许能找到她，可他没有。

唐安买了两张票，和蓝色女生进了鼓楼公园。

高高的大树，进了正门之后，有一座又高又长的台阶。顶上是钟楼。两边往外堆满了假山。假山的造型令人难受，可谓怪石嶙峋，那是人工的结果，在许多石块接头的地方留有水泥的痕迹。黄昏已近，他们坐在那里，穿过树干，看得见发红的落日。

唐安说，我从没见过那么白的面粉，像你这样的人可能不知道面粉是怎么来的。

你就知道？蓝色女生问。

我事实上是早就知道的，我老家在农村，唐安说。

唐安和蓝色女生坐在那张仅供两人坐的石凳上。相互挨得很近。这时，他觉得与自己正在恋爱的晴是那么的飘渺，抓不住。她说，我翻过你们学院的铁门。

哪一道？

往物资学校那边的门。

后门，他说。

她把牛仔衣往肩后扯了扯。肩膀晾出来，蓝青色的光影往外闪。她的肤色很美，说不上是什么色调。她很美，显得幼小。

他接着往面粉上说。她说到了麦子，粮食。他却意外地止住了。

他们什么也没有吃。没有买东西。她两手撑在凳子上。石头的凳面有点凉。她爱打篮球。在他看来，篮球很大，很圆，也很重。她能举起它，还能投篮。我是这样投篮。她巧妙地把手抬起来，弯了一下。这一天，说话中多次出现面粉，而眼睛中闪过的却是那一团团令人不能饶恕的假山。落日照着他俩。唐安感到了晴可能会带来的痛苦。他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她。

蓝色女生没有拒绝他提出的几个意见，他让她认真地看点书，让她时常到他宿舍楼下的操场来，她都没有拒绝。

蓝色女生的一个女同学，已经烫了头，是个喜欢烹饪的中年男子的女儿，名字叫小芳。她优美地滑过溜冰场中心的柱子，滞了一下，拉起李刚的手。另一个小男生也围过来，三个人滑了过去。

那个以后上了厨师技校的女同学说，他们也在公园。

坐在石凳上，向西边望去，南京的风景若隐若现，气势如虹的长江把整个南京向南方推去。蓝色女生说，南京是最美的城市。唐安说，算是吧。

唐安在两年以后，就完全不记得他是如何从黄昏的公园里出来的。但他记住那是一个美丽的黄昏，和一个纯洁的女孩子，她是纯到顶点了。美丽极了。跟落日完全一样，遥远，温存，亲柔地洒下光辉。

他对晴有了些无奈。他不知道蓝色女生何时还会再如此温顺地和他静坐在一起，但他知道晴不能解决他的一切。他的心发黑，情绪也就波动了。

蓝色女生是最干净的。他想。

而晴，已经恋爱过多次，这让他感觉出来了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她比自己要成熟。他决定一直要约见那个女生。没有人会知道他对蓝色女生都想了些什么。

5

1990年夏天，乌江的水位淹过司马山水闸。站在江浦大桥向北望去，蓄水闸的大坝上还依稀闪现70年代的红色标语。唐安对乌江所发生的项羽的故事略知一二。但他从不以为英雄跟他个人有什么关系。那发黄的乌江之水穿过江浦大桥向南方流去。

选择乌江，是一个偶然的想法。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和晴很自由地相处，于是，每逢星期天上午，他们就去乌江。乌江镇横跨安徽、江苏两省，主要街道都在安徽境内，隶属和县。向荣旅社是他们相中的一个偏僻的地方，从主道

插进去，院内有一棵老树，在二楼最里间的房里，有一张大床。坐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从南京赶来，只为了能在房间里做那种事情。

床很黑，垫单是土布做的。夏天，也没有铺上凉席。他很喜欢这样的布置。有一只带竹篾套子的水瓶，水滚烫异常。中午，旅店的大妈会做上两三个菜，只收五块钱。

土布垫单使他的身体不会随意地摆动。而晴便彻底固定了下来。当他趴在她身上，吮吸着她的唇、颈，再轻微地用唇触她时，她完全稳稳地抱住了他。她要他的力量，要他惟一的力量。这土布的垫单涩渍而又纯朴，她把身体给了他。他知道那是连过去所有的血肉一起送来的。他向着她的姿态很端正，身体笔直而干脆。他闻到她唾液中的清香。这渗透着自然气息的晴，从垫单上升起来的唇，像两片美丽的叶子，而他便在这叶子上吹着风，这唇并不动弹，像长在床单上。

他和晴在一张极其简陋的桌子上吃饭。他看着晴的脸。从她的脸上，他看出她对他是认真的。至少有两个男人曾经和晴有过关系，他们一个在苏北，一个在南京本城。他知道其中一个人的名字。

一旦心里真正爱着另一个人，那么身体也就在激情中抑制得像副沉默的牌了。怎么看怎么翻，也都写满了生存的不屑。这是错误的女人晴，他想。

推开窗户，那棵乌黑的榆树挡住了视线的中间部分，向北，是大块的农田。任何时候，都会拿蓝色女生来想，一个多么纯洁的女孩子啊。

乌江的街道比南京的狭窄。他们相互搂着，慢慢地步行。晴的身体令她发颤，他确信那是别人的身体，甚至都不

是晴本人的了。他松垮垮的，不像个十九岁的年轻人。

他了解蓝色女生放学的路。他从背后瞄到了她住的位置。每逢在晴的身体上时，他脑中就闪现蓝色女生，他怀疑了，晴，我真的爱过你么？

6

从脚往上，才能看到腿。6月中旬，他发誓要看到蓝色女生的腿。至今，她仍是蓝色女生。穿着裙子，白色的，有时蓝色，偏于天蓝的那种蓝。

在熟悉了晴的身体之前，他始终以为蓝色女生的肤色是一种无名的光洁。对身体的畏惧，使他把希望寄托到对蓝色女生的研究上了。从研究她身体的颜色开始，来增加自信。蓝色女生的脚面长长的。脚趾紧拢着，穿在那双俏丽的凉鞋里。蓝色女生没有兄弟姐妹，是个独生女，她只谈她的舅舅，舅舅也年轻，当时顶多二十七八岁。

唐安和她的接近避开了李刚和陈超峰。并非是幽会。只是按他的方式去发生。见面，走路，都是在校外。

从脚往上，看到小腿，正面的骨头微微向外，有一道凸起来的印子。他伸手摸了摸，她马上就笑了，往前边跑。他扬言要抓住她。他心里很沉重。越是为了蓝色女生而刻意地遗忘晴，她就越会压住他。蓝色女生跑得很快。他在追。

7

蓝色女生成了他的学生。唐安开始了努力。在穿着和礼仪方面尽可能温文尔雅，篮球也很少打了，作为一名高年级

的大学生他已经感到未来社会的压力。蓝色女生不仅化解了由晴给他带来的痛苦，同时也给他原本迷茫的爱情增添了一些鲜美的成分。

九〇年下半年是在焦灼和对身体的畏惧中度过的。到了九一年，唐安对晴的身体显得麻木而迟钝，而蓝色女生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能引起他心中的共鸣。在她的父母面前，他假装十分低沉。很少说他自己的事。她的父母也就对他信任了。他来给蓝色女生上辅导课时，她父母一般都会到邻居家打牌。他从不吃她家冰箱里的东西。当她低头看她的书，他会久久地盯着她。刚去给她上课时，他能看出她的心思，其实她并不非常需要家教，而她之所以要他来上课，是他故意接近她的结果，他喜欢和她呆在一起，而她也很喜欢。

晴有时问他，现在你教的谁啊？

唐安不需要教书的收入。每次从她家出来，在昏暗的铁路北街往回走时，他都感到蓝色女生和他一样在很近地盼望着什么。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，腿经常会碰在一起，他的心跳很狂乱，无法掩饰。她从不提她学校里的男生，这既是一个暗示，也是她特别的地方。她很乐观。

蓝色女生的脸是光滑的。家教之后，两人不去鼓楼公园，而是到浦口镇去玩，那儿有一个火车站。建筑物陈旧破烂，由于常年运煤，整个车站都浸染成黑色的了。他在控制着自己。因为他和晴还会到乌江去，还能陷入到身体中。而他现在对蓝色女生，还是属于精神上的

从给蓝色女生教书开始，他对自己的经济专业有了情绪上的波动，整个生活信念也在动摇。对书本的兴趣在下降，内心处于冲突之中，想表达，想倾诉。1991年的南京雨季笼罩了整个夏初时间。大片大片的树叶在阴雨中低垂，如同

蓝色女生那动人的眼帘。

晴意识到唐安的问题，但找不到解决办法。她偶尔也想向他解释她内心对以前两个男人的态度，但他不给她机会。从他的动作中她能感到他已经在精神上放弃她了。

而在九〇年，那晚在吉普车上的接吻发生之后，他们很紧张地在另一所学校的楼梯拐角的一道铁门后边结合了。由于结合的仓促和唐安的无知，他们都很草率。

这最早的身体结合的印象使唐安对身体更加地模糊。在九一年的大部分时间，他都在避免去回想。现在每次去乌江他都觉得是对那次仓促结合的一种更正。本来可以更加从容和自信，但由于年龄和经验的关系，他们始终对身体缺乏全面的认识。

九一年的蓝色女生身处特殊的环境中，十六岁，听话，俊俏，和唐安几乎每天都能见面，而全世界真正的身体也都是她的了。他觉得他会在今后的某一天摸透它的。

提到跟感情或男女关系有关的事情，双方就会停住。这种很美妙的停顿更能感染蓝色女生。应该说她是懂的。得到什么了？他想，是现在的爱情，真正的爱情。那么晴呢？

李刚问，你和晴到底怎么样了。

我们已经那个了，他说。

李刚抹了抹鼻子，笑着说，可你对她不怎么好。

你这话怎么说的。

李刚说，晴很孤独。

他没有跟李刚说他是怎样同晴做起那种事的。作为一个过来人，他现在对身体真正摸清楚了，欲望跟身体还是不一样的，跟晴是可以发泄那种冲动的，但欲望仍不能被填充，它似乎永远空着，等待着被别样的东西刺入，又反过来向别

人刺去。

唐安说，我和晴分手了，我对她不仅迟钝，而且麻木，我不能再跟她在一块了，晴有过男人，我不算什么的，她属于苏北，她毕业之后，就是苏北那儿的女人了。

李刚转过身，有点难为情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说，小芳说了，你跟小敏常在一块。

小敏就是蓝色女生。

8

使他一下子就喜欢上这种蓝色的，不仅仅是蓝色女生本人，更多的倒是由这庞大的南京城所催生的秘密的激情。唐安和许多年轻人一样，都想在这阴郁而纯情的都市中，飞腾而出，以俯瞰这茫茫人海。这些苍老、陈旧的建筑掩映在地表的哀怨气氛之中，只有那天空的蓝，只有那从天空中向下倾泻的蓝，才能传递天上的意志，传递一种致命的爱的吸引，笼罩在这样的蓝中，渗透在这样的蓝中，南京这座城市才能从容地敞开它的肉体，敞开它肉体中的心灵。他对爱始终是迫不及待，始终蒙上了那蓝色的高远而空灵的幻想色彩，身体在蓝色中亲临了爱情现场。

李刚和他的女朋友吕雅约上小芳和小敏，去河海大学游泳池游泳。学院已经放假，李刚让唐安自己考虑，是否和蓝色女生一起去游泳。

唐安感到公开和蓝色女生去游泳，等于是向别人证实了他的做法。他对小敏的希望全部暴露了。

在山西路军人俱乐部吃冷饮。小芳已经上了技校，现在讨论的全是各大名牌饭店的师傅的手艺，蓝色女生和小芳的